

夢樓詩集

一
函
六
冊

乾隆乙卯

夢樓詩集

食舊堂藏板

夢樓詩集序

余束髮受書後得讀先生詩以爲古之人先大夫詔余曰先生爲大父執友大父宰懷遠先生來遊時汝在襁褓曾見之並爲述先生文章學問里居科第甚詳景仰而私淑者已數十餘年矣歲戊申余來守皖郡適先生之孫光傑權郡屬叅軍言及先生之詩知詩板散佚檢家藏初印本重付手民且乞爲之序夫先生之詩如日月江河爲有目者所共覩後生小子何敢贅一詞第念先生往矣先生之詩膾炙人口久矣孰不願家置一編者今於原刻旣失之餘叅軍復鐫板以行諸世余以世交爲同官得觀厥成不可謂非幸也因謹識數語於卷後

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後學張錫蕃敬跋

余年未弱冠卽習爲詩然未敢以示人甲戌春至京師時年二十五歲矣與遼東朱子穎桐城姚姬傳論詩心甚愜因各出其所作以相質子穎詩豪宕感激有高達夫李太白之風姬傳深於古文以詩爲餘技然頗能兼杜少陵黃山谷之長二人者與余異趨而相賞特甚遂相與訂交此外仍不敢以示人也通籍後官翰林以詩爲職業人或以爲能然多進御及應試之篇至於抒寫懷抱贈答友生古人所謂緣情之作則依然不敢驟示人也余自臨安解官歸子穎官兩淮運使延姬傳主梅花書院於是三人者復相聚於江淮之間子穎欲刻余詩姬傳欣然爲之序余自取視之頗不敢信故板已鋟而復毀是時余年將五十

矣厥後余訪友於長沙舟行湘水中日夕無事因取舊所作詩刪定之同人及門弟子皆慫余鋟板余不獲已從其請今始竣工是時余年已六十有六矣余嘗謂人之所得於天者其已定者也然必得古人之書以培養之又必得名山大川及世間可喜可怖可愛可惡之事以淬厲之又得良師友相與討論而辨難之而後所得於天者日出而不窮及其發之既盡與始之所得者初無加也然人之得之而不能盡其所發者多矣余之所得於天者有限今年將七十始自覺所發之不可盡焉顧一息尙存正未知所發者之能盡否也以今日之所成就證之少時之所嚮往頗覺未盡然少時之所不能言者今亦或能言之然則余

之所造其將盡於是乎抑猶有待乎今且以余之所就者
質之當時同好之士當必有從而勗余之未盡者矣乾隆
六十年歲在乙卯夏五月丹徒王文治自序

姚姬傳序墨迹及贈詩共裝一冊夢樓題簽
死於此年姚君索二百元余親見之惜未能
購得也

老同紀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畱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草者是也邨初不解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善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厰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邨在揚州賦詩別去邨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

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竟以吏議鐫級先生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以病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與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耶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曰進嘗同鼐宿運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反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未嘗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鼐旣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俾人抄之爲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

人而鼎爲之序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桐城姚鼐撰

昔宰興平得先生墨跡一幅字大徑寸書四絕句
甚精集中竟罕此付因憶而錄之

頻年游子慣天涯
隨去春風變物華
踏遍三三芳草
草連桃花影裏試新茶

蔓華樓閣宿仙石
垂柳垂楊一帶疎
載得誰家青雀舫
平湖春水夕陽初

新漲淪漪沒淺莎
綠楊地帳午風和
游絲一片風前墮
引起鴉魚暖素波

素几叶蒼碧蘇涿冰竹半幅寫仙姿桂旗
欲下芝田晚行緋陳王乍見時

原本燬于十九年回祿之灾後人少可復見
抄存于此以湊搜訪彙外詩者之流布焉

李苦李記于南京



石屏題石屏山堂求桃花及題石屏山人畫之作
署款嘉慶元年壬子三月云云殆先生晚年作

品也又記

按石屏山人即先生妹丈黃石屏名鶴工畫墨墨
花鳥六丹徒人

袁簡齋前輩書

夢樓先生閣下枚於十八日感冒風寒寒熱大作不眠不食者三日矣忽佩香女弟子至得接手書讀之如清風徐來沉疴漸釋靜養七日竟得霍然大奇大奇病中謝客轉得細繹公詩方知功夫之深純精神之綿密細筋入骨高唱凌雲能兼此二者當代能有幾人哉然如先生此集能贊此二語者當代又有幾人哉枚六十餘年甘苦深嘗故有此肺腑語非世上麤才豪舉之士所能領略者也尙恨暮景頽光不能省識公詩再勉而進之耳且服且慚奈何奈何因佩香回鎮之便修札致謝枚力疾再拜

陳東浦同年書

夢樓居士同年閣下前者道履暫臨白下復得暢領緒言
袁老素不談禪亦爲感動錢君頗兼慕道特與提撕弟以
鈍根叅錯其間或偶證本心或創聞妙理皆樂不可言先
生去而弟與俗爲搆來教云盛德在躬則氣類感召其先
生自謂矣今受大集而誦之恍然爲視穆然而望古人非
近時之詩也譬如禪其有實智者耶非狡獪神通吾又安
得而量之閨媛詩弟未嘗多見若聽秋軒者乃有師承故
其詞妥帖而氣清蒼殆非女子也課女圖原唱果如大評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似諸公作未必多有以加之弟之固
陋更何從下筆然當勉應台教耳謹此申復不宣年愚弟
陳奉茲頓首上

曾賓谷都轉書

夢樓先生前輩閣下燠少喜吟詠苦乏師承又以奔走簿書未能肆力於學乃近年得親大雅屢有唱酬謬叨宏獎以爲有造燠駭汗僵走蓋不待言然嘗以所得於中者進質之先生與先生頗有合也記前日高軒過敝齋論詩燠謂詩家體格詞意最要大方而以清氣行之古之名公無不如此此不能學然後逃而入於險僻務於小巧以悅庸流之耳目遂以此得名其有從事大方家者或反厭而輕之其實千秋論定如涇渭立判也微獨後世卽當時得名者之心安知不有小喜小慙大喜大慙者乎先生聞之以爲實獲其心因指柱間聯句曰向高處立揀平處坐尋寬

處走此三者持身之要道卽詩家之正宗又曰我嘗謂袁
簡齋先生詩是奇才吳蘭雪詩是豔才足下之詩則清才
也燠聆斯言惶愧無地夫袁吳二公之爲奇才豔才誠不
謬矣若清才殆先生自道也前者承賜大集燠受而讀之
竊見先生之詩真得乾坤之清氣偶賦一物咏一事無不
出以大方庶幾乎可醫險僻小巧之病如燠之荒陋寧能
有當先生不以爲門外漢而棄之幸矣乙卯長至後二日
燠再拜

姚姬傳比部書

鼐頓首今歲兩次奉書欲求大集不知去冬已承見賜昨
日下午乃併手書接到急展讀之覺其情深意厚使人魂
銷氣盡往復不能自己雖鼐接待最久讀時用心較他人
不同然此要卽是先生獨得古人作詩本旨超出凡衆處
亦卽是先生能變情種爲大悲以纏綿爲般若處也東浦
方伯見語云夢樓勸人學佛意思懇摯如其身事最不可
及此理吾更通之以論詩竊以爲獨得妙解是耶非耶其
間應酬之作未免存之過多然亦是鼐一人之見鼐不能
作大家卽更不許他人以大家自待不欲其金玉與砂石
俱存斥鷃之論不當以較鵬鯢耳笑笑